蜡梅

荣 荣

一

我一直用五笔打字。五笔连打，“腊梅”可以，“蜡梅”却不能。我试着用拼音连打，先跳出来的组词也是“腊梅”。编杂志，校对是一个很容易让杂志人栽跟头的环节，多年来一直如履薄冰。所以，究竟是腊梅与蜡梅？这是个扣分又扣钱的严肃问题。以前腊梅与蜡梅是可以通用的，有一种说法是“‘蜡’字系周代所用，秦代改用‘腊’字，因而蜡月和蜡梅的‘蜡’字，可和‘腊’字通用。所以蜡梅与腊梅，可以通用。”也有说不可通用：“蜡梅开黄花，原名黄梅。古籍《礼记》上说：‘蜡也者，索也。岁十二月，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’。古代十二月的一种祭祀就叫‘蜡’。因当时岁暮为举行大祭祀之月，故农历十二月就叫蜡月。而蜡梅开于蜡月，故此得名。”都有理，不是吗？但现在汉语规范里，“蜡梅”是首选。规范是必须遵从的，难道想翻天？所以，蜡梅就蜡梅吧。我得忘了五笔可以方便地连打“腊梅”这件事。

这不妨碍我喜欢蜡梅。理由不少，那些留传下来的诗句都是理由，什么“枝横碧玉天然瘦，恋破黄金分外香”，什么“隆冬到来时，百花迹已绝，惟有蜡梅破，凌雪独自开”。但我喜欢的最大理由是它花开的样子，如此冷冽又如此热烈。这是两个矛盾的词，前者有环境因素；后者，是因为满树的花，开得如此热闹干净，没有任何废叶衬托。让“好花还须绿叶配”这句话废了。废得多好！

细究起来，我一直对那些先花后叶的植物爱得不得了。比如白玉兰，作为观赏树，冷不丁地举着大把白火焰，大咧咧站在你跟前，让你的眼睛没法移开。比如在公园，或野坡上，一树嫩嫩的迎春花撞上来，你不得不稳住你的步子。比如一棵碧桃，它的颜色已让你合不拢嘴了，偏偏那么多，花也娇嫩娇艳得一踏糊涂，你若不爱除非眼瞎。还有海棠、桃树、榆树、樱花，等等。爱这些花的人，他们的时日是按这些花来定的，比如樱花季、海棠季、桃花季什么的，并在每个不同的花季里开心地过节。

但不能往真里细究它们为什么会先花后叶，因为科学的解释总让人内心风景大跌：那只是植物应自身花叶所需环境不同而作出的选择，才不管赏花人该作何想。你看不看，你在不在场，你欣不欣赏，与它们何干？科学告诉我们，一般来说，开花的植物，它们的叶和花的各部分早早地都已长成并包在芽里，像那些演员在后台候场。等气温合适，各部分的细胞很快分裂生长起来，花和叶就伸展开来露在芽外面，形成开花长叶的现象。那些先长叶后开花还是先开花后长叶的植物，都是根据叶芽生长所需要的温度来定的。就说蜡梅吧，它的花气温低时就可以开，而叶子要求的温度要高一些，所以，寒冬腊月，花从后台转到前场，闪亮出场；而叶子，对不起，麻烦再等一会儿吧。

所以我还真得感谢蜡梅的叶子，比花娇气，才能让我们在冬天得以欣赏蜡梅花开的奇景。

但每次看到这些纯得不行的花开，我还是很想说：瞧瞧，这才叫开花。有一个熟词叫裸开，设想一下，呼啦一下，就绽放了，不用多余的过门；它们退场时，再让叶子慢慢长出来。花是花叶是叶，泾渭分明。各个做好各个自己，不混为一谈。多好！

这最容易让我联想到的自然还是人间爱情。先花后叶，就像先有爱，才有其他。而不是带着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世俗目的，与人相识交往。当然，怀着传宗接代的目的去恋爱也没有错，但终究没有单一的爱美好。前者又像在做命题作文，分数是目的，后者是直抒胸臆，更情真意切。我总怕太明确的目的，往往会将好好的人间情爱搞得面目全非，一不小心就会一地鸡毛。

二

如果同样生机盎然的一朵花与一枚绿叶放我面前，由我任选其一，下意识中我肯定会选那枚绿叶。似乎绿叶更让我有种安心或归属感。在户外，除了那些特别醒目的花，我也会将目光更多地停留在那些绿意上。其实我知道，我只是在回避或干脆是在逃避什么，也许是自惭形秽，也许是下意识里的“花无百日红”。人总会喜欢长长久久的东西，花朵的美而脆弱，却更像内心的脆弱，而内心的脆弱更多来自于潜在的不自信。就像根深蒂固地对人心易变、时光易逝、容颜易老的一种认定。

但花的美丽是无法否认无法不喜欢的。于是我给自己界定为“隐性的爱花人”。这种喜欢，在相对无忧的年少时候也许会表现得更直白些。那是独属于无尘时光的本真朴素的热爱，一种没有负担的热爱。

我现在的疏懒也与小时候的勤快全然不同。对此我的辩白是小时候干得太多了，现在能歇就歇歇。记得那时的我，给家里仅有的花草浇水，松土，有时还忍着恶心除个虫什么的，那都是我非常乐意做的课外事。记得有一种虫细细的白白的，会牢牢地粘在那些叶子上，像石灰点洒在上面，我得很用劲用巧劲才能将它们搕下来，又尽量不伤着叶子。

那时候喜欢花，还学着做各种花，在学校的劳作课上做花，我肯定是积极分子。也会在家里学着做，用一些碎布，种种颜色的碎纸或别的什么。做的花有各种绢花、纸花，那些花大多是蔷薇、月季，因为蔷薇、月季的外形更好模仿些。做的时候，几个同学一起，热闹，有时还会与家人一起做，那场景，想起来还是温馨又热闹的。

还有一种花做得次数多，而且自认为做得特别好，那就是蜡梅了。

做蜡梅时往往是在过年前后，我想给家里添点热闹和生气。材料不费什么功夫很容易取到，就是去树上折些曲折的裸枝杈，再准备红的白的蜡烛、少量的棉花和棉纱线、小铁碗或铝碗，就可以上手了。做的时候，事先按蜡梅开放时疏落的样子，分别将少量的棉花在要置花的地方绑好，稍稍拉松拉毛了，然后将在冷水里浸过的手指，快速地伸入在煤炉上化开的蜡烛油里，提起，按在棉花上，按一次就开一朵花。沿棉花按上一圈儿，手指得换着用。浸入蜡油的深浅也要有不同，还得弄几个花苞，那是粘上去后趁一时没凝固，用手沿花碗往内捏一圈。如此这般，一枝“疏影横斜水清浅”的瘦梅就OK了。

这样的蜡梅，我一次会做上不少，不忘送几枝给平时对我颇多关照的邻居大妈。其余的一般都会拿个空酒瓶插起来，置放在家里所有能摆花的地方：写字台，五斗橱，窗棂。甚至直接插几枝在泥地上。然后在家里跑进跑出的，看着这些花，看着看着，特别赏心也很有成就感。

这些花也会“凋谢”，那些粘上的蜡花碗时间一长就会掉下来。现在大小事都似乎不计较的我，小时候还是一个能想着“长远”的孩子，我会用一张旧报纸，将那些“败花”收捡起来，放好，想着下次再做了，化了能二次利用。

三

在所有花语里，蜡梅花的花语应该是最多的，有慈爱之心，高尚的心灵，忠实，独立，坚毅，忠贞，刚强，坚贞，高洁，高风亮节，傲气凌人，澄澈的心，浩然正气，独立创新……估计有话语权和命名权的人，一高兴了，就将自己喜欢的品格，往蜡梅身上招呼。反正怎么招呼都不会错，因为蜡梅确实千好万好，给人呈现的都是正面的向上的。而且，严冬开放的美丽物事，在艰难的时世里，将什么样的词按给它，都错不了。

蜡梅花太美了，花开晶莹小巧，颜色也喜人，很长时间，一直是女子佩戴装饰头面的花朵。《木兰辞》里有句诗：“当窗理云鬓，对镜帖花黄。”那时候老师对我们的解说是：木兰坐在窗前梳理云那样好看的头发，对着镜子在脸上贴好花黄。说花黄，是古代妇女的一种面部装饰物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这个花黄，指的就是蜡梅花。

说起来，贴花黄这个美颜行动还来自于汉代的赵飞燕。那时候，汉成帝修筑上林苑，遍选奇花珍卉入内。未央宫建成后又选蜡梅植入宫内，并立赵飞燕为后，建昭阳殿。赵飞燕居于其内，她喜花，尤其钟爱蜡梅。成帝太宠她了，投其所好，亲自去昭阳殿为他的皇后种植蜡梅数株。这年冬天，蜡梅盛开，飞燕日夜赏玩，废寝忘食。成帝为讨飞燕欢心，遂选几朵新绽蜡梅花，用朱丝系为一串，佩戴在飞燕额上。飞燕甚喜，为成帝舞了一曲以谢圣恩。之后，成帝每日必为飞燕采蜡梅花饰妆。从此，蜡梅饰额风行天下。

蜡梅能做额饰，自然也可饰于别处和派别的用场，比如姑娘们有将蜡梅花枝插在胸前或头上的，并常常将此作为迎春的举动。人们在寒冬腊月或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时，也会送上几枝蜡梅花，表示祝愿主人家兴旺祥和，幸福美满。用一束清香的蜡梅送老年人，还是一份特别有敬意和深意的礼物。由于蜡梅的高洁，有不少地方还将蜡梅花作为祭神的供花。

中原人对蜡梅特别情有独钟。河南的鄢陵县人早在宋代，已培育出“素心”“檀香”与“馨口”等优良蜡梅品种。至今，当地花农多称蜡梅为梅树。明代刑部尚书刘景的庄园里一处数十亩的蜡梅林，取名曰“梅花庄”。宋代大诗人苏东坡住许昌时，在小西湖畔房前屋后广植蜡梅，其居室匾也书为“梅花堂”，他的《蜡梅一首赠赵景贶》一诗中，有“天工点酥作梅花”句。这些百度里都有专门的介绍。这种种说法都让蜡梅与梅花混淆。其实蜡梅并非梅类，两者亲缘甚远，在植物分类学上，蜡梅属蜡梅科，落叶灌木；而梅花则是蔷薇科植物。由于它们相继在寒冬腊月或早春时节开花，而且花形、花香相近似，所以常被人们误认为是同种。

但蜡梅与梅花在我看来的最大不同是花质。蜡梅的花质是其它花品少有的，它的花有光泽，晶莹剔透如玉。每当在冬天，我想起寒风装满蜡梅的玉杯，有天地俯身饮之的感觉，心中就会有一幅大画拉开，有一丝豪情回旋。但眼前常常无蜡梅可赏，这时，心里有没有感觉缺一块呢？如果有，最适宜拿起手机给一两酒友：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